

我曾到一个柏林人家中做客，那是他们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，在我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接触过任何中国人。那天因为男主人还没下班，女主人就和我在客厅里聊天，聊着聊着男主人回来了，还没完全进门就热情地喊道：“哇！中国人也能讲这么棒的英文，老远就听到了。”我忙起身跟他握手，开玩笑说：“那是因为您还从来没跟中国人讲过话呢！”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：“这倒是啊。”

在欧洲的时候，我常会被没来过中国的人认为是“颠覆了他们想

彼此，彼此

蝴蝶

象中的中国人形象”。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很矮小，可我个子挺高；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小眯缝眼，可我眼大如牛；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蒜头鼻，可我鼻子海拔很高；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，可我连太极拳都不会打……于是他们相当疑惑地问我真是中国人吗？中国人到底是啥样的？和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？

让我想想看。

除了长相不一样外，中国人的确还有很多和老

外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些住在中国的老外常会抱怨中国人吃面或者喝汤时，整出的动静实在太大。每次谈到这个尴尬的问题，我都会“礼尚往来”地向对方提出“老外擤鼻子”的细节，要说动静大的话，哎哟，那简直可谓是地动山摇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不带轻声的，花哨的还能发出啸叫声呢。我记得大学时有个美国外教感冒了，在课堂里掏出手帕擤鼻子，那声音大得把全班都给震住了。德国朋友也曾批评过我，说轻声轻气地擤鼻子会让细菌继续残留鼻腔里的，为此我特地尝试着使出大力气，可还是无法像他们那样弄得惊天动地。

再有，中国人尤其喜欢吃鹅掌鸭舌鸡爪牛肚兔头羊肝猪耳朵，老外到中国人家里吃饭时，除了目瞪口呆地看这些动物器官被一一端上桌，还得目瞪口呆地看主人灵活地从嘴里吐出一根根小骨头。主人吃得特别享受，客人看得特别难受。当然，等到客人见了最爱的咕老肉或者酸辣土豆丝，吃得特别欢时，那就轮到主人觉得难受了，为什么？老外客人竟然开始又舔手指头又拿馒头抹盘子底，这哪里像个小资该有的优雅模样啊。

还有呢！老外笑的时候“哈哈”地咧着大嘴，打哈欠时却要把嘴捂起来，而中国人打哈欠时旁若无人，笑得太开心才记得捂上嘴；老外要是送你个礼物，会把它吹得跟个

大宝似的，而中国人送你个礼物，能把它说得一钱不值；老外会当着送礼人的面，把礼物拆开，然后大惊小叫表示喜欢，而中国人会趁送礼人不注意，把礼物悄悄放好，然后王顾左右而言他……

传说中，世界上的人原是住在同一个地方，说同一种语言的。在梦想驱使下，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，去看看天堂的模样。上帝深感自己的地位被动摇，便把人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，让他们的语言变得无法沟通，让他们相互隔阂相互误解，也就无法齐心协力合作了。

这样来说，无论中国人还是老外，原本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虽然我们是抬胳膊叫出租车，他们却是抬手；虽然我们把收信人的地址写在最上面，他们却把它写在最中间；虽然我们爱吃狗肉而他们爱养狗，虽然我们用筷子而他们用刀叉……这种种的不同，并不影响我们尊重彼此，了解彼此，从而靠近彼此。因为除了中国人喜欢吵闹而明亮的饭店，他们喜欢安静而昏暗的咖啡馆，除了中国人说“你”的时候指着对方鼻子，而他们则指着胸口外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：我们都自尊、骄傲，爱开玩笑爱热闹；重视朋友珍惜家庭，喜欢大吃也喜欢大喝；允许自己抱怨自己的问题，却讨厌别人来指手画脚；有点轻率有点自私，却善良，热情，永远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。

如果像菏泽市那样，变过去的单依据报上来的政绩评政绩为现在的通行证，造假付出的代价大于造假得到的好处，谁还敢弄虚作假？而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没有了市场，求真务实之风就能得以发扬。

如果像菏泽市那样，变过去的单依据报上来的政绩评政绩为现在的通行证，造假付出的代价大于造假得到的好处，谁还敢弄虚作假？而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没有了市场，求真务实之风就能得以发扬。

以达的乐团招募歌手、如果没有达明一派自成一派的乐曲风格以及当时香港乐团的BAND潮，那么黄耀明这个代表了香港音乐先锋潮流、风格多变、崇尚自由、个性十足的名字，就会和我们擦身而过。庆幸的是，一系列巧合和必然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了达明一派，有了唱歌的黄耀明。

从达明一派开始到如今，20年的音乐历程细数下来，黄耀明一直走在香港音乐潮流的前沿，靠着踏实的努力以及对于潮流音乐的准确把握，总能在香港乐坛的每个转型时期展现出他对音乐的理解与演

前，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，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，依然红光满面、精神抖擞、才思敏捷，嗓音宏亮。我高兴地说：“你真是：心态好，多用脑，勤运动，人不老，家里又添了‘小包包’吧”。吴老师仰面大笑：“对呀，谢谢你关心我的‘小包包’啊。”

在我从艺道路上，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厂医务室工作。当时，文艺政策有所松动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。有一

次，看到吴双艺与王辉煌两位老师搭档演出《上海相声》《进军号》。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，克服困难，抢修“进军号”的精神，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。有人告诉我：“本周六，吴双艺将到虹口工人文化宫作报告，谈谈《进军号》的创作体会。”听到消息，我兴奋极了。

好不容易盼到周六，偏偏天公不作美，上午晴空万里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，有人劝我：“算了吧，下大雨，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。”我偏不相信，坚持一个人赤着脚，撑着伞，蹚着泥泞，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，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：天降暴雨，讲座改期。

过了一周，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双艺老师。那天讲座非常成功，虽然处于“文革”后期，政治风向不定，吴老师讲课多少有些拘束和谨慎，如说到“滑稽”一律用“喜剧”代替，讲到“出噱头”，必定言“抖包袱”。但是他能引经数典、娓娓道来，会场气氛始终良好。

我发现吴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，引用资料的出典和日期如数家珍。最难可贵的是，他还能在似乎不经意间出几只噱头，有意让大家“过过瘾”。比如，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吴双艺，有人说我很骄傲，不仅有艺术，而且有双倍的艺术。其实这不是本意，我名字的含意就是提醒自己必须抓紧学习，因为我

一无文艺，二无武艺，所以叫（无）吴双艺。”

有人站起来提问：“姚慕双、周柏春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定性了吗？”吴老师一本正经回答：“他们属于什么矛盾还没有宣布，不过早已定性了，两人都是男性。”一片笑声中，有人继续问道“姚、周身体如何？”吴老师肯定地说：“两个老的身体蛮好。”那人追

问：“既然身体好，为什么不出来为人民服务，上台演出？”吴双艺笑眯眯回答：“他们毕竟上了年纪，气候

又变化多端，只能在家孵孵。就像冬天孵太阳一样，等到春暖花开，他们手脚又好活络啦。”

这时，全场发出一片会心的笑声。我暗暗佩服，在风云多变的环境下，还能传递信息，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电视台要我和吴老师合作表演小品《眼睛医生》，我第一次走进吴老师家门。那时，吴老师已搬新家，居处并不宽敞，但是收拾得井然有序，十分整洁。使我感到好奇的是：大衣橱、书橱上堆放着一些大小不同、厚薄

不一的纸包包。“这些小包包里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吴老师风趣地说：“宝贝。”他随手拆开纸包，原来里面是一叠笔记本，吴老师解说道：“这都是我收藏的资料，有《名家谈艺》《滑稽史料》《报刊剪贴》等等。别小看这些纸片，用场很大呢，它不仅能为自己排演新节目作参考，还能为年轻演员上课作辅导材料。”我饶有兴趣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收集？”“从1958年开始，时间长了，资料多了，我就把它们包裹存放，方便取用，随时翻阅，受益无穷。”

噢，我明白了，天道酬勤，吴老师正是依靠他的“小包包”，勤奋学习，不断“充电”，才使他走上成功之路。

到菜场买菜，到水果摊买水果，最怕摊主在电子秤上要花样。虽说菜市场有公平秤，但每次都去公平秤校一下也未免太麻烦了。因此有人会自备一个小小的迷你秤，可以随时校验。其实还有更简便的方法：如随身带的钥匙、手机等，事先用标准秤称好，并记住重量。当摊主称完商品后，可将随身带的这一“件”放在电子秤上，马上就可以知道摊主秤的分量是否准确了。

灯花今宵灯谜

谢煜明
击掌
(三字口语)
昨日谜面：抒
(影片)
谜底：《我的左手》
(注：“予”，即“我”，其左方为“手”，故扣)

审计决定升降去留

司马龙

干部因审计结果被评为“较差”的十人中，涉及提拔到副县级岗位，而因虚报考核不科学，只看报表、翻材料、听汇报，简单地把政绩与少数几个数据和指标画上等号，缺乏审计部门提供的权威性结论，致使出现“官出数字、数字出官”的不正常情况，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；二是对那些已经发现的弄虚作假者处罚力度不够，以致造成了“浮夸成功就能得到提拔重用，不成功也无懈可击”的人事态势，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诱导和怂恿了少数干部弄虚作假的心理。对那些只想当官、不想干事的干部也是一种强力的震慑与促

生，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：一是当地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办法上等号，缺乏审计部门提供的权威性结论，从而使出现“官出数字、数字出官”的不正常情况，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；二是对那些已经发现的弄虚作假者处罚力度不够，以致造成了“浮夸成功就能得到提拔重用，不成功也无懈可击”的人事态势，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诱导和怂恿了少数干部弄虚作假的心理。对那些只想当官、不想干事的干部也是一种强力的震慑与促

声称“演唱会中的表演也是自己音乐的一部分”。

今年12月24日的上海演唱会是继去年达明一派演唱会之后，黄耀明的首场个人演唱会。在黄耀明心目中，上海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，这里曾经出现过很多著名的歌唱艺人，是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并带有强烈时代地标的地方。他表示在演唱会上，将会安排一个上海环节以表达自己对上海的浓情厚意。

每次黄耀明的演唱会，他的重量级粉丝林夕都会到场。相信这次也不例外，等待着明天黄耀明给我们一个惊喜。

唱歌的黄耀明

张鹏

评。1987年4月推出大碟《石头记》，此专辑公认为达明最经典的作品：开始的《离》和结尾的《弃》把全碟贯穿为一张概念唱片。可是在7张专辑之后，达明一派突然宣布解散，由此黄耀明完全脱离了乐队的概念，开始了个人的演唱

生涯。而与罗大佑、顾嘉辉、林夕、李宗盛等著名的港台作曲家、词作家、歌手的合作，让黄耀明收获颇大。从加入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出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信望爱》开始，在音乐上他开始和很多同行合作。音乐上他有良师益友，表演上一样不乏朋友支持。黄耀明在“进念·20面体”中不仅和林奕华和胡恩威等话剧导演有了交集，并且受他们影响，对舞台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对艺人应该全面发展开始认同，将舞美、表演、演唱结合起来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场演唱风格。他



智慧快餐

送牛奶的人比喝牛奶的人身体棒。

在香港商业二台作为电台DJ的黄耀明，踏入娱乐圈的初始却是在香港无线电视1981年办的电视艺员训练班，当时与他同期的有很多的影帝级人物，如刘德华、梁家辉、梁朝伟等人。可惜生性怕麻烦的他在毕业后当了两个电视节目的助理编导后，发觉幕后工作并不完全适合他的个性。“我当时感觉这个工作好辛苦，所以我选择去电台做DJ。”黄耀明是这样自嘲自己的，但是脸上却显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。

的确，如果不是他“怕累”、如果不是他为了宣明会筹款第一次献唱、如果没有刘